

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



卧虎藏龙

下

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



卧虎藏龙

下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卧虎藏龙/王度庐著. - 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1999

(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)

ISBN 7-5014-1981-7

I. 卧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8997 号

卧虎藏龙 (上、下)

王度庐著

责任编辑: 谢庆立

封面设计: 章 雪

版式设计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: 100078

印 刷: 北京工大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486 千字

印 张: 20.25

版 次: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 - 5000 册

ISBN 7-5014-1981-7/I·807

定 价: 30.00 元 (上、下)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

下 册

- 第 八 回 彩舆迎新娘途逢恶虎
·287· 香车随宝马私走娇龙
- 第 九 回 剑舞身随一身真敌众
·319· 鹰翻鹭落双侠各争强
- 第 十 回 锵锵刀剑三侠逐一龙
·361· 潇潇风雨半夜驱群盗
- 第十一回 么麽小丑诡计锁神龙
·417· 怪客奇人飞行来巨宅
- 第十二回 堕计错寻仇竟逢鸳侣
·457· 请君来入瓮大快人心
- 第十三回 冰心热泪少妇思鲢仇
·504· 诡计阴谋老猾设陷阱
- 第十四回 礼佛妙峰投崖尽愚孝
·578· 停鞭精舍入梦酬痴情

第
八
回

香 车 随 宝 马 私 走 娇 龙	彩 輿 迎 新 娘 途 逢 惡 虎
---	---

罗小虎自更换了医生之后，他前胸的镖伤渐渐地好了些，只是胸中气愤，而且伤心！有三件事最使他痛惜：第一是太对不起胞妹了！本来相违数载，一旦兄妹得到机缘相见，正应当相叙过去家庭的惨变，骨肉分离后各自遭受的痛苦，然后再相议如何复仇之事等等。铁掌德啸峰也应当算是自己的亲戚了，可是自己不才，那天偏偏把一件小事弄成了大事，将德文雄杀伤。那天听玉娇龙来说，他已然死了！咳！我将我的妹夫杀死了，使胞妹年轻守寡，我还有什么面再去见我的胞妹呢？就是我自己将自己凌迟处死，也不能赎去我的罪愆。第二即是玉娇龙那天晚间来此所说的那一番话，简直是义断情绝！忘了沙漠

中的盟誓、草原上的恩情，她已甘心去嫁什么鲁府丞了。她只恨我不长进，不能做官，然而我怎样才算长进，怎样才能做官呀？第三是恨那猴儿手，屡次在自己的事情中间捣乱；临去时趁着我的伤重还将我的宝刀盗去，真真可恨！

罗小虎一想起这些事，就痛心懊悔，炸了肺似地气愤，本想要挣扎着伤势去见胞妹谢罪，去见玉娇龙严辞质问，去寻猴儿手索要宝刀，可是觉得仍然体力不胜，精神不济。这天，花脸獾、沙漠鼠二人来悄悄对他说：“大爷！咱们在这儿也没有什么事啦，你老的伤也快好了，玉小姐要嫁鲁府丞就叫她嫁鲁府丞去吧！咱们还是回到新疆贩马去吧！”罗小虎摇头，愁闷地说：“要走你们就走吧，我可以给你们盘费！”花脸獾说：“盘费倒不要紧，只是大爷——老爷，你这样地住着，早晚要出事呀！”罗小虎冷笑道：“我倒要等着出点事叫我看，我看人能把我不怎样了？”正在说着，忽听楼梯一阵紧急的响，花脸獾探出头去望了望，他的脸上就立刻变了颜色，回转头来，惊慌地悄声说：“来了，来了！刘泰保！”罗小虎也悄声说：“快把刀给我预备在手下！”花脸獾把新买来的一口纯钢的薄锋厚背的朴刀放在罗小虎的身旁，罗小虎用被将刀盖住，依然假装安静地躺卧，此时外面的刘泰保等人已上得楼来。

除披着青绸夹袄的刘泰保之外，还有一位穿布衣服的，高身方面黑胡的人；花脸獾认得这是新由延庆府回来的，全兴镖店掌柜子神枪杨健堂。后面跟着一条大汉，手中就提着一口明晃晃的钢刀，这人是五爪鹰孙正礼，他去年被碧眼狐狸所伤，现在已然把伤完全养好了。当下杨健堂同孙正礼使个眼色，嘱咐他不可莽撞。刘泰保在前，三个人就走进屋来。罗小虎将要扶枕坐起身来，刘泰保却摆手说：“不要客气！不要客气！你自管躺着养神吧！我们早就想来拜访你老兄，只因你病着，怕骚扰了你。现在我们哥儿三个知道你的病快要好了，所以特来向你问问；德

五爷家里的事不提了,因为德少爷被你伤得并不太重,德五爷旷达为怀,他是宁叫人负我,我不负人;所以他不愿深究,并且他夫妇劝着他的儿媳息事忍气。”罗小虎一听了这话,心中倒不由立时松展了,就想德少爷原来没死;玉娇龙那天的话却是传闻之语,或者是自己听错了,但是仍然不胜惭愧。又听刘泰保把声音压得略小一点,说:“今天我们哥儿三个前来,非为别事,就是我们早已探出了……”说着用眼看看花脸獾和沙漠鼠,又笑着说:“你们二位可否暂且出去回避回避,我跟罗大哥说几句私话,你放心,我们决打不起来。我们决不能逼他,我们若想逼他,还不能等到今天才来呢!”

花脸獾两人都用眼看着他们的“老爷”,罗小虎却努努嘴说:“你们去吧!”那二人又疑又惧地出了屋子。孙正礼是手握朴刀昂然站立,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罗小虎;杨健堂是挡在孙正礼的前面,是怕他蓦然动手,同样也观察着罗小虎的神态。刘泰保又向床前走了一步,说:“我们知道你是从新疆来的,你常在玉宅的门前转,玉小姐并曾扮成男子到你这儿来过,我们都知道你跟玉娇龙必有深交。去年死的那碧眼狐狸耿六娘,你们在新疆时也一定都是老朋友;这件事关系重大,玉小姐后天就要出阁……”罗小虎吃了一惊,刘泰保又说:“过去的事全都算完了,连玉小姐都算上,咱们全是江湖的朋友。你们既然让了步,我们也不愿意逼之过甚,同是拿刀儿动枪儿的,打拳踢腿的,打一回闹一回那是见面礼,以后彼此要关照的事情还很多呢!只是,今天乘着你的伤略轻,请你说实话,你跟玉小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是师兄妹?是朋友?还是你两人有特别亲密的交情?还有玉娇龙的武艺到底是跟谁学来的?碧眼狐狸怎样会混入到玉宅?正堂玉大人到底对他的女儿能上房、家中养着贼老妈儿的事,知道不知道?你说完了,只要是实话,我们哥儿三个是拱手就走,以后决不打搅你。”

刘泰保这一席话，罗小虎听了，只是变色地微笑着，心中盘算了又盘算，结果是说：“你们真问着了，玉娇龙是如何的人连我也不知，什么碧眼狐狸，我更是连面也没见过！”刘泰保一怔，孙正礼立时把刀举起，推开了杨健堂，一跃步进前向罗小虎就砍！罗小虎也由被下亮出了刀，同时翻身滚起，锵锵两下，也敌住孙正礼。杨健堂赶紧将孙正礼拉开，并推出屋去。刘泰保并连连摆手，说：“别这样！咱们还是好好地说话。”罗小虎忿忿地说：“是他想要暗算我，你们三个人没等我的伤好就前来，就是没怀好意。不错，我罗小虎与玉娇龙相识，可是什么碧眼狐狸我却真不认得！”刘泰保点头说：“这就好说了！你既自认与玉娇龙相识，那么趁着她现在还没作府丞夫人，就请你去找她一次，订个地点我们私下会个面。你可听明白了，不是我们要向她高攀，是因为我们也打了小半年的交道了。我的老泰山死在她的手里，寒舍她也曾光顾过几回，并且她在我的媳妇的腿上还射过一弩箭。我们两人在德家也见过面，现在我手中还有她的亲笔迹。总而言之，这半年来我们虽然为敌，可是非常的密切；现在，再有两三天她真是一位命妇了，我们更不能高攀了。在她没上花轿之前，无论如何也得跟我们见面谈谈，把以前的事情交代清楚了，省得日后出事端。玉宅的大门我们是不能进去，所以只有烦你老兄给我们引见引见，地点可以随她订。还告诉她，请她放心，我们决无恶意。不然我们现在的人也不少，真要是不讲面子，把她的底细揭穿，她虽不至于被父亲押在提督衙门里，可是后天也准保叫她上不了那顶花轿！”

罗小虎放下刀，却不禁长叹着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我跟她见面也很难！那天你不知道，那天的夜里，我也是想蹿房去找她，可是，干你甚事？你就在暗中打了我一镖！”刘泰保说：“那天是我们的不对，可是，咳！现在你就告诉我实话吧！那天玉娇龙女扮男装特来找你，到底是有什么事？”罗小虎说：“她是

跟我说几句话。”刘泰保说：“说什么话？老兄你可否告诉我？”罗小虎摇摇头，说：“不能告诉你们，那是我们的私事，与你们并不相干！”刘泰保的神色一变，此时杨健堂和孙正礼又齐都走进屋来，孙正礼怒目圆睁，用刀向床上指着说：“跟这小子说什么废话，把他拉出去杀了，给德五哥出气就得啦！”杨健堂又向他摆手。刘泰保却绷起脸儿来说：“姓罗的朋友，事到如今我们已给你留够了面子，你可一句实话也不肯说，一点儿事也不肯给我们办！”罗小虎说：“还有什么实话？我说的没有一句假，我除了知道玉娇龙的师父高朗秋，她的武艺都是由两卷书中所学来的，听说那两卷书是江南鹤所作！”

刘泰保的脸吓白了，杨健堂也有些惊愕的样子，孙正礼却手握朴刀，瞪着眼说：“你可别拿江南鹤来吓咱！”罗小虎说：“我拿别人的名头来吓你们作甚？不过我只晓得这件事，把实话告诉你们；可是你们切莫轻视玉娇龙是个女子，她的武艺你们三个人也非对手！”杨健堂也生了气。罗小虎又说：“我的武艺，刀枪不说，柔软的功夫我也比她差得多。但我也也不怕你们，我若畏惧你们，我早就走开了。以后你们或是对付她，或是对付我，全由你们的便！”孙正礼拍胸说：“来！你立刻就出去，咱俩较量较量！”刘泰保又横臂拦住他。罗小虎坐在床上又说：“只是求你们替我拜上德五爷，那天我实在不晓得是他的儿子，我也无意杀害他的少爷。前几天听说他家的少爷死了，真要把我愧死！我在此不走，就是愿意叫德五爷来杀我，替他的儿子抵命。今天我听刘朋友一说德少爷原来没死，我才松了心。烦你们拜上德五爷，蒙他不愿深究，但我罗小虎早晚要给他们登门叩头认罪！”刘泰保、杨健堂和孙正礼一听这话，全都更是诧异，杨健堂就说：“你怎会认识德五爷呢？”罗小虎摇摇头说：“并不认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又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便不言语。

当下刘泰保与杨健堂面面对，此次来，除了略略探出玉娇

龙那身武艺的来历，并无什么结果。刘泰保向杨健堂使了个眼色，然后他向罗小虎一拱手，说声：“多打搅了，再会、再会！”他们三个人就一齐走出屋去了，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后，三个人已经下去走了。

这里罗小虎坐在床上呆呆地发怔，想起德文雄没死，他有点欢喜；但知道了玉娇龙后天便要嫁人，他却又气得几乎要跳起来。紧咬着牙，忿忿地说：“好，玉娇龙你变了心！叫你后天去嫁人！我有办法！”待了一会儿，花脸獾和沙漠鼠才偷偷地溜了进来，悄声问说：“刚才是怎么回事呀？刘泰保他们是干什么来了？”罗小虎说：“他们都是好汉，刚才找我来，不过跟我说些讲交情的话，并没有别的。你们不要多问，把信封信纸给我拿来，我要写信。”沙漠鼠赶紧出屋，花脸獾就在这里磨墨泡笔。少时沙漠鼠将信封信笺拿来，罗小虎就命人搀扶着他下了床，坐在椅子上，并命二人躲避出去。他就握起笔来，一弯身，胸前的伤处仍然很痛，并且心里充满了辛酸，他就向信笺上歪歪斜斜地写道：

“字达德少奶奶杨丽芳姑娘尊鉴：前次我搅闹贵府，真大不该！我那次去本无歹意，只是要托你办一点事罢了。不想我又一时失手，伤了你的夫婿，我真该死！我非他人，我本姓杨，河南汝南人氏，我的来历自身也不大晓得，可是高朗秋曾留下过一首歌：天地冥冥降吉凶，我家兄妹太飘零；父遭不测母仰药，扶孤仗义赖同宗。我家家世出四知，唯我兄妹不相知；我名曰虎弟曰豹，尚有英芳是女儿。……高恩人叫我兄妹将来由此歌相识，想你必也会唱。我闻你有兄曰杨豹，已死，他实是我的兄弟，你是我的胞妹，我是你的大哥。我本想前去一见你们，共叙当年家中惨事。但我那晚把事办错了，我实在无颜到德府去见你！现今，我又有一件为难之事，恐怕后天我就要死了；但父母之仇未报，我死实在有罪。那天无意之中相见交手，我知你的武艺高强，在我以上，倘能得德五爷、刘泰保、杨健堂诸公之助，必能报仇。仇

人姓贺，他的名字我不大晓得，你可派人到汝南去打听。汝南开酒铺的罗老实，即咱们的外祖，他还有族人，也许知道此事。高恩人有一胞兄叫茂春，此人更尽皆知晓，高恩人已死矣，他胞兄还许活着。总之，这件事我是托付你了，因我已无力顾及。明后天我就要在京城之中作出一件惊人之事，我命亦必随之死去。天地冥冥，无有办法，挥泪书此，不尽欲言。胞兄小虎作拜启。”

写过之后，他的眼泪不禁滴垂在桌上。封好了信，在信皮上写着：“呈德少奶奶杨丽芳”，然后他又慢慢回到床上去休息。等到天色晚了，用了一些酒饭，他就用一条绸带子将前胸紧紧地系住，忍着未愈的伤痛，出店下楼。命沙漠鼠给他备上了马，他就骑马进城去了。

此时天色才过初更，东城大街还很热闹，但三条胡同里却是冷冷清清，德宅的双门也紧紧闭着。罗小虎来到这门前下了马，看见两旁无人，他就将这信柬由怀中取出来，隔着门缝儿投了进去，然后他上马拨辔就走。出了三条胡同本想要再到鼓楼西去一次，可是他已觉得伤势有点儿支持不住了，又怕前门关了，自己骑着马，而且这样的身体也不能爬城，所以他就拨马向南。马一颠，就觉得伤势一痛，他就得驻马缓半天气才能往下走去。出了前门，沙漠鼠就跑过来，将他的马接过去，并扬着头悄声说：“刚才刘泰保跟那拿刀的大汉子，又在门口直来回地走。”罗小虎吃一惊，便说：“不怕他们，他们不过为是侦察我的行动就是了，你们只要谨慎些，不要惹出事来，他们便也不能奈何咱们。等一半天我的事情就办完了，或走或是还在此地，就都不要紧了！”他下了马，进店扶着楼梯上了楼，楼上黑乎乎地，总像那小道士猴儿手还在那里蹲着似的。

他小心防备着进了屋，点上了灯，就站着发怔，心想：“信我已然投了去，想我妹妹必然明白了。她大概不会派人来找我，既或找我来，我也一概不认。明天我在这里再呆一天，后日，玉宅

门前我要闹它一件大事！鲁府丞必去迎娶，玉娇龙必要上轿，我就要闯入人群将他们全都杀死。然后，我逃走也值得，死了也值！”胸中怒气向上涌着，愁绪千条万缕，自己无法撕开，无法斩断。便喊来花脸獾，叫他拿酒来。罗小虎就一臂扶桌，坐在椅上，大口地连喝了几杯，身上觉着发热，头脑晕沉，他又连斟连饮，并且以手击着桌子，高唱起来：“天地冥冥降凶，我家兄妹太飘零。”想起当年高恩人作歌，原是为叫自己报仇，并没叫自己为一个女人去舍命。但事情已走到了这地步，除此不能发泄胸中的怒气！不能把这件事情办完，即活着，也不能再去办别的事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咳！……又想自己二十年来失身绿林，以至把前途埋没，因为误结了一个玉娇龙，以至到此地步。因为莽撞才伤了妹丈，才得罪了德家，而无颜去见胞妹；因此又恨自己，恨不得横刀自杀了！他疯狂似的唱歌痛饮，直到天明，才因体乏，就趴在桌上睡去。蜡烛烧尽了，蜡油都流在他的头发上，他也不晓得。

直到次日早晨，沙漠鼠跟花脸獾进屋来，想要把他扶到床上去再睡，罗小虎却宿酒未醒，大骂着：“玉娇龙！”一脚踹去，把花脸獾踹得滚在桌子下面了。沙漠鼠说了一声：“老爷！你醒醒吧！是我们……”罗小虎这才睁眼看了看，似乎觉得他踹错了，又问：“没有人来找我吗？”沙漠鼠说：“这么早，能有谁来找呢？”罗小虎又问：“咱箱子里一共还有多少两银子？”沙漠鼠说：“我也数不出来，大概连庄票还有一千多两，金子不算！”罗小虎说：“都拿出来，问问哪家店里住着穷困不能回乡的人，给他们银子叫他们回家！问问谁家穷得要卖儿女，给他们银子叫他们骨肉团圆！到街上找些小叫化子穷汉，每人赠他们十两！”沙漠鼠张着嘴说：“老爷！你为什么要这么行善哪？”罗小虎又怒声叫着：“花脸獾！”花脸獾赶紧由桌子底下蹿出来，说：“老爷有什么吩咐？”罗小虎急急地说：“快骑马到鼓楼西玉宅去看，看那里有什么事，如

若那里有人娶亲，就飞马来告诉我！”花脸獾赶快地答应了一声，即刻就走了。这里沙漠鼠扶着罗小虎躺在床上，罗小虎闭着眼，急速地喘气，似乎是睡了一个觉。

半天，花脸獾满头是汗，气喘吁吁地回来了，一进屋，他叫了声“老爷！”，罗小虎瞪大了眼问说：“怎么样？”花脸獾指手画脚地说：“我到了鼓楼西，见玉宅的大门前已高挂上了红彩。”罗小虎冷笑着点头说：“哼哼！”花脸獾又说：“宅里搭了比这楼还高的喜棚！”罗小虎咬牙，花脸獾又说：“明天玉娇龙小姐就出阁，明天鼓楼西一定热闹！”罗小虎怒骂声：“妈的！”一伸脚几乎又踹着了沙漠鼠。花脸獾压下了声音说：“咱们何必还在这呢？跟这些人捣乱作什么？老爷的伤也好一些了，不如咱们明天就走，不愿回新疆，咱们可以到别处去，天下有的是标致婆娘！”罗小虎皱着眉拂手，把两人全都赶出屋去。他独自顿足捶胸，胸中如燃着一把烈火，恨不得那鲁府丞即时就去迎娶，自己就即时跑去把他们杀死，才能痛快。这一天，他真难捱，度一日如同十年似地，好容易盼到天黑了，却又睡不着觉。他就又饮酒，又唱着一首记不完全的诗。他唱来唱去，酒又饮得酩酊大醉，睡了，这才捱到了明天。

这天，是三月十一，东风正暖，天气晴和，飘荡着花儿似的云朵，是个大吉利的日期。从早晨起，这客店的门前就走过了两起娶亲的了。今天事情已到了临头，罗小虎倒是非常的镇定，只是满脸的杀气，两眼有些呆板，呆板得那么怕人。他今天仿佛忘了胸前的镖伤还没有十分好，精神非常的兴奋；叫沙漠鼠到外面剃头铺子找来个剃头匠，给他打了辫子，刮了脸，修饰得干干净净。然后他又换了一身青绸夹袄，青绸夹裤，外罩酱紫色的缎子大夹袍，青云缎的马褂。又叫花脸獾拿着他的鞋出去给配了一双软底官靴，他穿上了。真像要到那里去贺喜的样子。

然后他就擦刀，将刀擦得雪亮，又收拾他的小弩箭，揣在怀中带上细箭三十余根。命沙漠鼠去备马，他就向花脸獾说：“今

天，还是你同着我去，你带着我的刀牵着我的马，还在鼓楼前等候，不要害怕！今天的结局还不知怎么样，闯了祸，出了我的气，也许我逃不了，都说不定。我也许能从容走开，反正你记住了吧！我若是被擒，你就赶紧跑，我被杀了你也不要领尸。我若是逃走，那更好了，咱们能一路行便一路行；不能，便将来在汝南见面！”花脸獾听了这话，吓得脸都白了，两条腿不住地发颤；罗小虎就昂然地下了楼，花脸獾捧着那口带鞘的朴刀，随在他的背后。走到店门前，沙漠鼠已将两匹马备好，拴在那里等着；花脸獾将刀挂在那匹红马的鞍下，罗小虎就鞭马走去，连头也不回。那花脸獾却跟他的伙伴沙漠鼠两人急急地、悄悄地又说了几句话，他才骑上马赶上了他们的老爷。当下两匹马一黑一红，一前一后，踏着石头道紧走；少时进了前门，一进前门街道不像南城那样繁忙了，路上车稀人少，他俩便连连挥鞭，催马疾走。罗小虎那一身阔绰的装束很像是位官员，花脸獾像是他的“跟班儿的”，所以有许多人都为他让路。他们走不多时便到了鼓楼前，只见有许多簇新花轿，大鞍鞅，全都往鼓楼西边走去。到此，他们的两匹马反倒慢了，花脸獾的脸色更是惨白，脸上的刀疤更是清楚！罗小虎却面色发紫，在鼓楼前的地安桥边下了马，他把马交给花脸獾，就说：“你还是到那酒馆等着我，不要显出形迹来！”

他转身向北大踏步走去，此时天色已经不早，约十一点钟左右，街上的人确实比往日多得多；男女老幼，都如涌潮似地往鼓楼西边去拥挤，有的还说：“大概轿子都快来了！”罗小虎胸中的怒气拥塞着，简直喘不过气来，瞪着大眼随走随看。却见这些人群中，最多的还是些装饰艳丽的少妇长女；其次是乞丐们，另外有些穿着短褂，三三五五地横着走路的，是街头的流氓。但是转过了鼓楼才一往西，就见是出大差似地，路两旁全都站着官人。有的带着腰刀，有的拿着皮鞭，喊着说：“要看热闹的人贴着南墙根儿走！别乱挤！”又吧吧地抡着皮鞭，驱赶得那些想去讨帖喜

钱的乞丐们往四下逃奔。罗小虎就杂在人丛之中，顺着南墙根儿去走，被前后的人挤着，他出了一身的汗，同时胸间的伤处也很痛，眼见着轿子、官车、骡子、马，一起一起地都往西边走。人丛中就有人指着说：“快瞧！这是张大人家里的轿！”、“这是李侍郎家的车”、“瞧！这是韩御史家的女眷！”又有人喊着说：“二姑娘别往前走啦！就在这儿瞧吧！回头轿子一定要从这儿过！”又有人悄声地接谈，说：“你们瞧吧！今天一起轿就许要出事！刘泰保他还得显一手儿吗？”另一个就说：“那他可不敢，今天无论是谁要敢在这儿闹事，那可是找着砍头！”并且有人似乎故意地从罗小虎背后一膀子撞过来；罗小虎扭头一看，见是两个流氓，他也忍着了气，向旁躲一躲，就让两个流氓先走过去。

此时，这条大街上如同热闹的集市，但又有一种森严的气象。马蹬、轿顶子、官人出鞘半截的刀和看热闹的妇女头上的金钗都在闪闪发光。日丽天晴，风儿一点没有；靠南边的一带住户，墙头探出来的杏树还留着将谢的嫣红花瓣。少时，罗小虎就挤到玉宅的大门前，但在这里隔着一条马路，前面又有人挡着他的视线，他可不能完全看见那大门。只见高坡上有许多人来往着，有穿官衣的，有便衣的；车轿都是先到坡上，等人下了车进去了，再退下坡来。坡下有许多个小厮，每人都牵着几匹骡子或马，来回地溜着。罗小虎在此被挤得实在受不了，同时心中急躁得实在按捺不住！他就把心一横，心想：既来到这里了么，豁不出去还能够办事！于是他走出了人丛过了马路，直往坡上走去；他此时极力镇定，不使声色露出。原想一定有人要拦住自己盘问，自己就诘他一个“韩御史宅中的”，或是“李大人家中的”；自己现在虽没带着刀，可是怀中藏着弩箭，要打起来，他们也不能一人不伤，就将自己拿住。

他迈着小步往坡上走，想不到竟没一个人拦他。虽然有人注意了他一眼，可是他穿戴阔绰，脚下又蹬着靴子，便没有觉出

可疑。他态度昂然只走进了大门,才将进二门时,还有个官人模样的人正从里面出来,与他走个对面。这人还赶紧闪开,低着头,恭敬地让路。罗小虎昂头迈步,顺着廊子直往里走,只见有个穿缎子衣服四十多岁的仆妇,正从里院出来,被一个男仆拦住,问说:“里边全预备好了么?”那仆妇着急说:“没有么,小姐的头拆了两回,到现在还没梳好呢!偏偏要嫁了却又在前两天她亲自把绣香打发走了。自从小姐改梳头之后,不是天天绣香给梳么?”男仆又问:“现在小姐欢喜点了没有?”仆妇说:“喜欢什么呢!到现在还掉眼泪儿呢!”男仆说:“这怎么办?喜轿快来了!”仆妇说:“来了就叫它等着,咱们可不敢催!”说着,这仆妇急急忙忙地从罗小虎身边走过去了,往外院去了。

罗小虎心中十分难过,眼泪也几乎落下!他往里院直闯,但被刚才说话的那个仆人拦住;恭恭敬敬地说:“官客是在西院,这后院都是堂客。老爷,你的跟班的在哪儿啦?您跟我到西院去吧?老爷!您是哪府里来的?”罗小虎也不言语,只点了点头,随着这仆人顺廊往西。进了个屏风门,这院里十分的热闹,原来这院里也是极款式的房子。今天客厅都是专为摆筵之用,这里是招待官客的所在;北房是招待贵胄显官,东房是与玉大人等级差不多的官员,西房中是近亲好友,这全是由玉二少爷宝泽接待。

宝泽就是玉娇龙的二胞兄,三十多岁,现在四川任知府。此次来京,一来是襄办胞妹的喜事,二来也要在京活动活动想要调任个京官,以便在京料理家务,侍奉父母。他此次来仅携着仆从,并没带家眷。至于大少爷宝恩,现在作着凤阳府,因为近来凤阳境内引出了几件案子,所以他不能离身,只派了亲信的仆人和升、连喜二人来了。

当时罗小虎一进到这里院,正跟二少爷宝泽走个对面。二少爷也不知小虎是个什么官员,是他父亲的同寅,还是他哥哥的同年,就赶紧叫仆人招待,他又跑往里院忙去了。仆人见罗小虎

的穿戴虽说不俗，可是没戴官帽，又不像是什么特别显贵的宾客，就把他让到了西楼。西楼三间，坐着宾客二十多人，罗小虎一个也不认识。他找了个红木凳坐下，也没有人理他，因为此时全屋中的人都正听一个人说话。这人是坐在一把椅子上，穿戴虽阔，但不甚官派。年纪有四十多，身材不高，精神饱满，有两撇胡子，手托着水烟袋，他正在说：“有人说我交结天下豪杰，至今有许多江洋大盗，还时常与我秘密往来。那都错了，那真冤枉了我！”罗小虎一惊，心说：此人是谁？便瞪目去看这人，只听这人又说：“本来直到现在我还是个罪人，三四年来我的行为极是谨慎。早先我倒是认识个李慕白，可是我们早就断绝了来往；即或彼人尚在人世，他也必然不认识我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忽然抽了口水烟，看了罗小虎一眼，罗小虎不禁吃了一惊。旁边就有人说：“其实现在李慕白就是进城也不要紧了，他还许弄个差事当一当呢！”又有人说：“李慕白要是当一名官差，那可真是一把好手，江湖上大大小小的贼人哪个不怕他？譬如去年本宅里闹的那些事，外面传说的那些谣言，若有李慕白在这里，谁敢给这宅中的小姐，造出种种令人难信令人生气的坏话呢？”那托水烟袋的人却摆手说：“少谈，少谈！今天宅里办喜事，我们还是不要谈宅里的事吧！”有人就笑着说：“啸峰现在连说话都谨慎了！”那托水烟袋的点头说：“实在！我现在连针尖一点大的小事全都不敢惹！”

罗小虎一听，原来这人就是德啸峰，同时见德啸峰所坐的地方虽然离着自己很远，可是他一连用眼掠了自己两下；罗小虎便觉如坐针毡，坐不住了。起来假装看了壁上的字画，他便扬着头背着手出屋去。又往前院去走，却见有个人从身后跑来，似有什么急事似的。罗小虎吃了一惊，赶紧走出了大门；就见那人同着个差官，出来召集官人说话。立时情形又紧张起来，挥着鞭子的官人向后驱人，喊着说：“往远处去！近处不能站闲人！”罗小虎依然背着手儿大模大样地上坡站着，就有个挂着腰刀的官人，过